



名著名译

战争与和平 (下)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插图本

MING ZHU MING YI CHA TU BEN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名著名译



插图本

战争与和平

(下)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刘辽逸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目 次

第 三 册

第一部	677
第二部	761
第三部	911

第 四 册

第一部	1031
第二部	1087
第三部	1132
第四部	1181

尾 声

第一部	1240
第二部	1296
后 记	1335

第 三 册

第 一 部

—

一八一一年末，西欧军队开始加强战备，并开始集中，一八一二年，几百万军队（包括运输和供应人员）由西而东向俄国边境移动，从一八一一年起，俄国军队也同样向边境集结。六月十二日，西欧军队越过俄国边境，战争开始了。也就是说，一个违反人类理性和人类天性的事件发生了。几百万互相对立的人们，犯下了世界所有法庭用几个世纪都记录不完的无数的残暴、欺骗、背叛、盗窃、作伪、发行伪币、抢劫、放火、杀人，而那些这样干的人们，当时并不认为这些是罪行。

是什么引起这场非常的事件呢？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史学家满怀天真的自信说，其原因是奥尔登堡公爵的受辱，大陆体系的破坏，拿破仑的野心，亚历山大态度强硬，外交家的错误，等等。

因此，只要梅特涅、鲁缅采夫^① 或者塔列兰^② 在朝见和招待晚会的时候，勤勤恳恳作一番努力和公文写得更巧妙些，或者拿破仑应当给亚历山大写一封信：“我同意把公国交还奥尔登堡公爵，^③”战争就不会发生了。

当然，那时人们就是这样理解那次事件的。当然，在拿破仑看来，战争的原因是英国的阴谋（他在圣赫勒拿岛就这样说过）；当然，英国的议员们认为，战争的原因是拿破仑的野心；奥尔登堡公爵认为，战争的原因是加在他身上的暴行；商人们认为，战争的原因是使

① 鲁缅采夫(1754—1826)，当时俄国国务会议主席。

② 塔列兰(1754—1838)，当时法国外交部部长。

③ 原文为法语。以下在本书中出现的楷体字，凡是在原著中为法语者，一律不再加注。

欧洲破产的大陆体系；老军人和将军们认为，主要的原因乃在于必须使他们有事可做；当时帝王复辟主义者认为必须恢复好的原则，而当时的外交家们则认为，一切都由于一八〇九年俄奥联盟未能十分巧妙地瞒过拿破仑，还由于一七八号备忘录措词拙劣。当然，这些由于无数不同的观点而得出的无穷无尽的原因，都是当代人的想法；但在我们看来，——我们这些观察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和了解它的单纯而且可怕的意义的人看来，这些原因都不充分。使我们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拿破仑有野心，亚历山大态度强硬，英国政策狡猾，奥尔登堡公爵受辱，就引起几百万基督教徒互相残杀，互相迫害。那些情况与屠杀和暴行究竟有什么联系，令人难以理解；为什么由于公爵受辱，成千上万的欧洲另一边的人们就过来屠杀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的人们，同时也被这些地方的人屠杀。

在我们这些后人看来，——我们不是史学家，不迷恋于探索过程，因而能以清醒的常识头脑来观察，——事件的原因是多得不可胜计的。我们在探索各种原因时越是深入，我们就越是发现，每一个孤立的原因或者一系列原因，就其本身来说，我们都觉得同样是正确的，但同大规模的事件比较起来，就其微不足道来说，又同样是错误的，就其不足以引起事件的发生来说（如果没有其他各种原因巧合的话），也同样是错误的。在我们看来，一个法国军士肯不肯服第二次兵役，如同拿破仑拒绝把他的军队撤回维斯杜拉河左岸以及拒绝交还奥尔登堡公国一样，也是一个原因；因为，如果他不愿服兵役，第二个也不愿，第三个、第一千个军士和士兵都不愿，拿破仑的军队就少了很多人，战争也就不可能发生了。

如果拿破仑不因人家要求他撤过维斯杜拉河而恼怒，不命令他的军队进攻，就不会有战争；但是，如果所有的军士都不愿意服第二次兵役，战争也不会发生。如果英国不玩弄阴谋，没有奥尔登堡公爵这个人，亚历山大没有受辱的感觉，俄国没有专制政体，没有法国革命以及接着而来的专政和帝制，还有引起法国革命的一切，等等，——如果没有这一切的话，也就没有那次战争。这些原因中只要缺少任何一个，那就什么事也不会有了。由此可见，这一切原因——千万个原因——遇到一起，于是就发生了已经发生的事。所以说，并

没有那个事件是独一无二的原因,那个事件之所以必然发生,只不过因为它不得不发生罢了。几百万放弃人类感情和理智的人们从西方到东方去屠杀他们的同类,正如几世纪前成群的人从东方到西方去屠杀自己的同类一样。

事件的发生或者不发生,仿佛系于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句话,其实他们的行动如同每个以抽签或者以征募的方式去出征的士兵一样,都是不由自主的。这不能不是这样,因为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他们好像是决定事件的人们)的意志之所以能够实现,必须有无数的、缺一不可的情况的巧合。必须有数百万手中握有真正力量的人们,也就是那些从事射击、运输给养、枪炮的士兵们,同意执行那些软弱的个人的意志,而且受无数复杂的、各式各样的原因的驱使,使得他们不得不那样干。

为了解释这些不合理的历史现象(就是说,我们不理解这些现象的理性),必然得出宿命论。我们越是尽力合理地解释这些历史现象,我们就越觉得这些现象不合理和不可理解。

每个人都为自己活着,利用自由来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他以全部身心感觉到,他现在可以或者不可以从事某种行动;但是他一旦做出来,那么,这在某一个时刻完成的行动,就成为不可挽回的了,就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它在历史中是不自由的,而是早已注定的。

每个人都有两种生活:一种是个人的私生活,它的兴趣越抽象,就越自由,一种是天然的群体生活,人在其中就必须遵守给他预定的各种法则。

人自觉地为自己活着,但是他不自觉地充当了达到历史的、全人类的各种目的的工具。一桩完成的行为是不可挽回的,而且一个人的行动和千百万别人的行动在一个时间内汇合一起,就具有历史的意义了。人在社会阶梯上站得越高,联系的人越多,那么,他对别人就越有支配权,他的每一行为的预先注定和不可避免就越明显。

“国王的心握在上帝手里。”

国王是历史的奴隶。

历史,就是人类不自觉的、共同的群体生活,它把国王每时每刻的生活都用来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

一八一二年的拿破仑,虽然比任何时候似乎更有权来决定流还是不流自己人民的血(正像亚历山大在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中所说的),其实他比任何时候更服从必然的法则,被迫为共同的事业、为历史完成那必须完成的事(而他却觉得他的行动是随心所欲)。

西方的人们向东方出发进行互相屠杀了。为这次进军和战争做准备的千百个细小的原因,按照各种原因偶合的法则,都自然而然地起着作用,并且正好同那次事件相配合,那些原因是:对违反大陆体系的指责;奥尔登堡公爵事件;向普鲁士进军(拿破仑以为他这样做不过是为了得到武力的和平);法国皇帝对战争的癖好和习惯,他的臣民和他有共同的脾性,以及他对盛大堂皇的准备工作的爱好;用在准备工作上的开支;必须取得利益以补偿这笔开支的需要;他在德累斯顿接受的令人陶醉的荣誉;当代人以为是诚意求和而结果却伤了双方自尊心的外交谈判;以及其他数以百万计的促使事件的发生并同事件巧合的等等原因。

苹果成熟了就掉下来,——它为什么掉下来?是因为地心引力吗?是因为茎干枯了吗?是因为太阳把它晒干了吗?是因为它太重了吗?是因为风吹了它吗?是因为树下有一个小孩想吃它吗?

这都不是原因。这一切只是每个重大的、有机的、自发的事件得以实现的各种条件的偶合。植物学家认为苹果之所以落下来,是由于细胞组织腐败等等原因,站在树下的小孩却认为,因为他想吃苹果,并且为此做了祈祷,所以它才掉下来,植物学家和小孩都同样正确。说拿破仑去莫斯科是因为他愿意去,说他毁灭是因为亚历山大希望他毁灭,这样说的人,也对也不对,同样,一座被刨倒的一百万普特的山之所以倒下来,是由于最后一个工人用十字镐刨了最后一下,说这话的人也对也不对。在各种历史事件中,那些所谓伟大的人物,不过是给事件命名的标签罢了,他们也正如标签一样,与事件本身关系极少。

他们每一个行动,他们觉得仿佛都是他们独断专行似的,其实从历史的意义来看,却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与整个历史过程相关联,

而且是很久很久以前就决定了的。

二

五月二十九日^①，拿破仑离开了逗留三个星期的德累斯顿，他在那里时，那些亲王、公爵、国王、甚至还有一个皇帝，在他左右形成一个宫廷。临行时，拿破仑对那些应得表彰的亲王、国王和皇帝予以亲切的慰抚，对那些他不满意的国王和亲王予以申斥，把自己的，也就是从别的国王手里拿来的珍珠和钻石，送给奥国的皇后，并且温情地拥抱玛丽亚·路易莎皇后，据他的历史学家说，她和他离别时，似乎依依不舍，——她把他当作丈夫，虽然拿破仑在巴黎另有妻室。虽然外交家们仍然坚信和平的可能性，并为此目的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虽然拿破仑皇帝给亚历山大皇帝的亲笔中称他为仁兄，并且诚恳地保证，他不希望战争，他永远爱他，尊重他，——但是他仍然动身去追赶军队，每到一站都发出新的命令，催促军队急速从西方向东方挺进。他坐一辆六匹马拉的旅行轿式马车，被一群少年侍从、副官和卫队簇拥着，沿着经过波森、托伦、但泽和柯尼斯堡等城的大道进发。每到一城市，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怀着战栗的心情热烈地欢迎他。

军队从西向东推进，他乘着每到一站都有替换的六套马车驰向同一方向。六月十日他赶上军队，在维尔科维斯基森林一个波兰伯爵的庄园给他准备的住处过夜。

第二天，拿破仑乘坐四轮马车赶到部队前头，抵达涅曼河，为了察看渡河地点，他换上波兰军装，来到河岸上。

拿破仑看见河对岸的哥萨克，看见广漠的草原，莫斯科圣城就在草原的中央，它是正像亚历山大·马其顿进入的西徐亚^②那样国家的首都，——他完全出人意料，并且违反战略和外交的考虑，竟然下

① 此处的日期是公历，书中其他各处所提到的日期，皆为俄国旧历。此处按俄国旧历应为五月十六日。

② 西徐亚是公元前七世纪至公元三世纪居住在黑海沿岸草原各个部族的总称。公元前三至二世纪在克里米亚西部建立了强大的西徐亚人奴隶制国家，建都那坡里（现在的辛菲罗波尔）。

令前进，第二天他的军队开始横渡涅曼河。

十二日一大早，他走出那天搭在陡峭的左岸上的帐篷，用望远镜眺望军队洪流从维尔科维斯基森林涌出，然后注入搭在涅曼河上的三座浮桥上。军队知道皇帝在场，都用眼睛寻找他，一望见山上帐篷前面有一个离开随从、身穿常礼服、戴着帽子的人影，大家都抛起帽子，高呼：“皇帝万岁！”——于是一个跟着一个，川流不息地从迄今隐蔽他们的大森林里拥出来，然后分开，从三座桥上过到对岸。

“是皇帝吗？哦！他亲自出马，可就来劲了。我们现在远征了！向上帝起誓……就是他……皇帝万岁！瞧，那就是亚细亚草原……不过，是一个讨厌的国家。再见，包歇。我把莫斯科最好的宫殿留给你。再见，吉星高照……你看见皇帝了吗？皇帝万岁……万岁！如果我做了印度总督，我一定封你做喀什米尔大臣，一言为定。皇帝万岁！万岁！万岁！那些哥萨克无赖，看他们怎么逃跑。皇帝万岁！就是他！你瞧见吗？我见过他两次，就像现在看见你一样。一个小军士……我见过他给一个老兵戴十字勋章……万岁，皇帝！……”传来性格和社会地位极不相同的老年人和年轻人的声音。这些人脸上有一种共同的表情，那就是对久已期待的长征的开始的喜悦，对那个站在山头、穿着常礼服的人的狂喜和忠诚。

六月十三日，人们给拿破仑牵来一匹不大的纯种的阿拉伯马，他骑上马就向横架在涅曼河上的一座桥飞奔，不断的欢呼声使他震耳欲聋，他之所以还忍受着，显然只是因为他无法禁止人们用欢呼声来表示对他的爱戴；但这种到处都伴随着他的欢呼声，使他心烦意乱，使他不能专心考虑自从他到军队里来就萦绕心头的军事问题。他驰过用船搭的浮桥，到对岸后，向左急转弯，然后朝着科夫诺方向飞奔，那些兴高采烈、乐得透不过气来的近卫猎骑兵在他前面开路。他驰到宽阔的维利亚河，就在驻扎河岸的波兰枪骑兵团附近停住了。

“万岁！”波兰人也热烈地喊起来，他们乱了队形，你挤我拥地争着看他。拿破仑仔细观察了这条河，然后下了马，在河岸上一段圆木上坐下。他默默地打了个手势，就有人递给他一副望远镜，他把望远镜放在欢欢喜喜跑过来的少年侍从的背上，开始向对岸察看。然后他埋头细看摊在几根圆木上的地图。他头也不抬说了句什么，于是

他的两个副官就向波兰枪骑兵驰去。

“说什么？他说什么？”当一个副官驰到波兰枪骑兵队伍跟前，队伍里传出这些声音。

命令寻觅一个过河的浅滩。波兰枪骑兵上校，一个相貌堂堂的老人，涨红了脸，激动得语无伦次，问副官可不可以让他带领他的枪骑兵不找浅滩，就泅水过河。他像一个要求允许骑马的小孩似的，显然怀着生怕遭到拒绝的心情，请求允许他当着皇帝的面游过河去。副官说，皇帝对这种过分的热心想必不会不满意的。

副官的话刚一落音，这个带髭须的老军官立刻喜形于色，两眼发亮，举起佩刀，高呼：“万岁！”——于是命令枪骑兵跟他来，他用马刺刺了一下马，就向河边驰去。他忿忿地给他胯下的踟躇不前的马一记猛刺，那马就噗通一声投进水里，向深处的急流游去。几百名枪骑兵都跟着他跳进水里。河中心的急流又冷又可怕。枪骑兵从马上掉下来，在水里互相抓挠着。有些马淹死了，有些人也淹死了，其余的努力向对岸游去，虽然半俄里外就有一个浅滩，但是，他们在那个坐在圆木上、连看都不看他们在做什么的人眼前泅水过河和淹死，却引以为荣。副官回来后，找了个适当的时机，请皇帝注意那些波兰人对皇帝的忠心，这位穿灰色常礼服的小个子站起来，唤来贝蒂埃，同他一起在河岸上来回踱步，给他发指示，偶尔望望那分散他注意力的淹死的枪骑兵。

他早就形成一种信念：在世界任何地方，从非洲到莫斯科维亚^①草原，只要他在场，毫无例外地使人大大吃惊，舍己忘我地疯狂。他要来他的马，骑上马，驰回他的驻地去了。

虽然派了船去搭救，仍然有四十来名枪骑兵淹死了。大多数挣扎着游回原来的岸上。上校和几个人游过河，勉强爬上对岸。他们刚一上岸，浑身湿透，衣服流着水，就高呼：“万岁！”兴高采烈地望着拿破仑刚才在那儿站着、现在已经离开的地方，他们认为自己很幸运。

傍晚，拿破仑发了两道命令，一道是命令尽快将已经准备好的俄

^① 莫斯科维亚原是西欧人对莫斯科大公国的称呼，这里泛指俄国。

国伪币运来,以便输入俄国,另一道是命令枪毙一个撒克逊人,因为在截获他的一封信里有关于向法军发布的命令的情报,然后又发出第三道命令——把那个毫无必要地泅水过河的波兰上校编入拿破仑自任团长的荣誉团。

上帝要谁灭亡,必先使他发狂。①

三

俄国皇帝这时在维尔纳检阅军队和演习,已经住了一个多月了。对于人人都料到的战争(皇帝就是为此从彼得堡来的),仍然毫无准备。没有制定一个统一的作战计划。对于拟议中的几个计划应当采取哪个,本来就举棋不定,在皇帝来大本营一个月后,更加犹豫不决了。三路军队各有自己的总司令,但统帅各路军队的总的指挥官却没有,皇帝自己也没有担任这个名义。

皇帝在维尔纳住得越久,对战争的准备就越少,因为人们都等得厌倦了。看来,皇帝左右的人都一心一意设法使皇帝过得快活,使他忘掉当前的战争。

在波兰的达官贵人、朝臣和皇帝本人举行了许多舞会和庆祝会之后,六月里,一位皇帝的波兰侍从武官忽然想起代表他们侍从武官为皇帝举行一次宴会和舞会。这个意见被大家高兴地采纳了。皇帝表示同意。侍从武官们按照认捐名单筹集款子。请一位最得皇帝欢心的女人来做舞会的女主人。维尔纳省地主贝尼格森伯爵把他的郊外别墅供给晚会使用,于是定于六月十三日在贝尼格森伯爵的郊外别墅扎克列特举行舞会、宴会、赛船会和焰火会。

就在拿破仑发出横渡涅曼河的命令,他的先头部队击退哥萨克,进入俄国边境的那天,正是亚历山大在侍从武官们在贝尼格森的别墅里举行的舞会中度过的那个夜晚。

那是一个快活的辉煌的晚会;内行的人说,这么多的美人聚到一起是少见的。别祖霍娃伯爵夫人是随皇帝从彼得堡来维尔纳的贵妇

① 原文为拉丁文。

们中间的一个，她也参加了那天的晚会，她那被誉为俄罗斯美的庞大身躯使体态轻盈的波兰贵妇们黯然失色。她很惹人注意，连皇帝也和她跳了一次舞。

自称单身汉的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把妻子撇在莫斯科，也来参加那天的舞会，他虽然不是侍从武官，也为舞会捐了一大笔钱。鲍里斯现在已经不再寻求庇护，而是一位地位荣耀的富人，和他高官显爵的同辈平起平坐了。

午夜十二时，舞会仍在进行。海伦没有得到一个适当的舞伴，自动邀请鲍里斯跳玛祖尔卡舞。他们是第三对。鲍里斯冷冰冰地望着海伦那从绣金黑纱长衫露出的丰美的裸臂，谈谈一些老相识，同时，不论是他自己还是别人都没留意到，他没有一秒钟不在窥视大厅里的皇帝。皇帝没有跳舞；他站在门口，时而对这一对，时而对那一对，说几句只有他一个人才能说得那么好听而亲切的话。

玛祖尔卡舞刚刚开始的时候，鲍里斯看见皇帝的亲信之一——侍从武官巴拉舍夫向皇帝走去，违背宫廷的礼法，他在正和一个波兰贵妇说话的皇帝的近旁站住了。皇帝和那个贵妇说了几句话，就疑问地向他看了一眼，看来他明白一定有重要的原因，巴拉舍夫才这样做，他向贵妇微微点点头，就对巴拉舍夫转过身来。巴拉舍夫刚一说话，皇帝的脸上就现出吃惊的表情。他挽起巴拉舍夫的臂膀，和他一起穿过大厅，两旁的人自然而然地给他闪出两三俄丈宽的路来。鲍里斯看见，当皇帝同巴拉舍夫走过的时候，阿拉克切耶夫脸上不安的表情。阿拉克切耶夫皱着眉头望着皇帝，酒糟鼻一张一合地吸着气，从人群里挤出来，仿佛料到皇帝要找他说话似的。（鲍里斯懂得，阿拉克切耶夫嫉妒巴拉舍夫，对于那个显然很重要的消息不经过他就奏闻皇上，心怀不满。）

但是皇上没注意阿拉克切耶夫，他挽着巴拉舍夫从大厅的旁门向灯烛辉煌的花园里走去。阿拉克切耶夫手扶佩刀，忿忿地向四外张望着，跟在他们身后走了二十来步。

鲍里斯继续跳了几轮玛祖尔卡舞，但他心里却不住地苦思：巴拉舍夫带来了什么消息，他用什么方法比别人先得到那个消息。

在他必须挑选舞伴的那一轮，他低声对海伦说，他想挑选好像已

经到阳台上去的波托茨卡娅伯爵夫人，然后他就滑过镶木地板，向着门外的花园跑去，看见皇帝同巴拉舍夫朝阳台走去，他站住了。皇帝和巴拉舍夫向门口走来。鲍里斯好像来不及躲避似的，着慌了，恭恭敬敬地靠到门框上，低下头来。

皇帝怀着一个身受侮辱的人的激动心情，说出下面的话：

“不宣战就进入俄国！只要有一个武装敌人留在我的国土上，我决不讲和，”他说。鲍里斯看出，皇上觉得这几句话说得很痛快：他对他表达思想的方式感到满意，但是却不满意鲍里斯听到他的话。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皇帝紧皱眉头，又说。鲍里斯明白这是说给他听的。他闭上眼睛，微微低下头。皇帝又走进大厅，在舞会上又逗留了半小时左右。

鲍里斯第一个知道法军渡过涅曼河，这样他就有机会向一些人炫耀他常常能够知道别人无法知道的许多事情，这样，他就在这般人心目中抬高了自己。

法军渡过涅曼河的意外消息之所以特别令人感到意外，那是因为这个消息是在白白等了一个月之后，而且是在舞会上传来的！皇帝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时，由于气愤和屈辱，说出了那句后来成为名言的话，他本人也很喜欢这句能充分表达他的感情的话。皇帝从舞会回去后，凌晨两点钟，派人召来秘书希什科夫，叫他给军队写一道命令，并给大元帅萨尔特科夫公爵下一道上谕，他要求在命令中一定把“只要有一个武装的法国人留在俄国的土地上，决不讲和”这句话加进去。

第二天，他给拿破仑写了下面一封信。

皇帝仁兄大人：虽然我对陛下所负的义务信守不渝，但是昨天我得悉您的军队已越过俄国边境，直到现在我才刚刚接到从彼得堡送来的通牒，洛里斯东^①在谈到这次进犯时，引通牒的

① 洛里斯东曾于一八一一至一八一二年任拿破仑帝国驻彼得堡大使。

话对我说,自从库拉金公爵申请护照的时候起,陛下就认为您和我已经进入战争状态了。巴萨诺公爵^①拒发护照所持的种种理由,使我万万想不到,我国大使申请护照这一行动竟成为入侵的借口。实际上,正如那位大使所声明的,我并未授权他提出那个申请;我一得悉这个消息,就立即对库拉金公爵表示我的不满,命令他照旧履行他的职务。假如陛下不愿为这类误会而流我们两国人民的血,同意从俄国领土上撤退贵国军队,我一定不介意过去发生的一切,我们之间是可以和好的。不然的话,对于完全不由我方挑起的进攻,我将被迫奋起反击。陛下,您仍然有可能使人类避免另一次战争的灾难。

亚历山大(签字)^②

四

六月十三日凌晨二时,皇帝召见巴拉舍夫,向他读了给拿破仑的信,命令他将此信亲自送交法国皇帝。在派遣巴拉舍夫时,皇帝对他又重复一遍那句话:只要在俄国土地上还有一个武装的法国人,他就不讲和,命令他一定要向拿破仑转达这句话。皇帝在信中没有写这句话,因为他以其处世的圆通,觉得在进行最后的和解尝试的时候,讲这种话是不合适的;但是他吩咐巴拉舍夫一定要把这句话转达给拿破仑。

六月十三日夜,巴拉舍夫带一名号手和两名哥萨克出发了,天亮时到达涅曼河右岸法国前哨阵地雷孔特村。他被法国的骑哨拦住了。

一个身穿红制服、头戴皮帽子的法国骠骑兵军士,喝令渐渐走近来的巴拉舍夫站住。巴拉舍夫没有立刻停下,继续缓步行进。

那个军士皱起眉头,嘟嘟囔囔地骂了一句,用马的胸部挡住巴拉舍夫,他握住军刀,粗鲁地呵斥俄国将军,问他是不是聋子,怎么听不

① 巴萨诺公爵曾于一八一七至一八一二年任拿破仑帝国外交大臣。

② 这封信原文是法文。

见对他说的话。巴拉舍夫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和身份。军士派一名士兵去找军官。

那个军士不再理会巴拉舍夫,开始跟同事们谈论他们团队的事,对俄国将军连看也不看。

巴拉舍夫一向接近最高的权势,三个小时之前还同皇帝谈话,由于他所处的地位,已经习惯于受人尊敬,但是在这儿,在俄国的领土上,遇到这种敌对的态度,主要的,对他竟然如此粗暴无礼,使他不胜骇然。

太阳刚从乌云后面升起;空气清新,含着露水。畜群已经从村里赶到大路上来了。云雀唱着嘹亮的歌,像泉水的泡珠似的一个跟着一个,扑棱棱地从田野里腾空飞起。

巴拉舍夫向四外张望着,等候军官从村里出来。俄国哥萨克、号手和法国的骠骑兵时不时默默地互相打量着。

一位法国骠骑兵上校,看样子刚起床,骑一匹肥壮的大灰马,带着两名骠骑兵出来了。不论是那军官还是士兵,甚至他们骑的马,都有一种得意洋洋和炫耀阔绰的神气。

这是战争初期,军容还很整饬,几乎像平时准备检阅似的,只是在服装上有点耀武扬威,以及在战争刚刚打响时常有的那种兴奋和逞强的意味。

那个法国上校极力忍住不打哈欠,但是他很有礼貌,显然了解巴拉舍夫负有重大使命。他带他绕过他的士兵从散兵线后面走,并且对他说,他要谒见皇帝的愿望,大概很快就会实现,因为据他所知,皇帝的住处离此不远。

他们穿过雷孔特村,在村中经过法国骠骑兵的拴马桩,经过向上校行礼并且好奇地瞧着俄国军装的岗哨和士兵,最后从村子另一边走出来。上校说,两公里外就是师长的驻地,他将接待巴拉舍夫,并领他到他要去的地点。

太阳已经升高了,在鲜绿的草木上欢快地照耀着。

他们骑马刚走过一家小酒店,正要上山坡时,山脚下迎面驰来一群骑马的人,为首的骑一匹马具在阳光下闪亮的黑马,此人身材高大,戴一顶羽饰帽子,鬃曲的黑发垂到肩上,身穿红斗篷,像法国人骑